

双子座文丛

丰子恺 著 / 译 / 绘
丰一吟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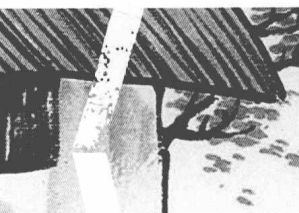
柳燕、 白鹅与山樱

◆ 漓江出版社

AA
双子座文丛

丰子恺 著 / 译 / 绘
丰一吟 编

柳燕、 白鹅与山樱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燕、白鹅与山樱 / 丰子恺著、译、绘；丰一吟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11（双子座文丛）

ISBN 978-7-5407-7885-9

I. ①柳… II. ①丰… ②丰… III. ①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集—

中国—现代 ③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J228.2 ②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2277号

柳燕、白鹅与山樱

丰子恺 著/译/绘 丰一吟 编

出版人：刘迪才

责任编辑：张 谦

刘红果

书籍设计：石绍康

责任印制：杨 东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10-85893190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0653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内文印张：7.25 字数：176千字

彩图印张：0.875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316-8836866〕



丰子恺与小女儿丰一吟

“双子座文丛”出版说明

文坛写书者多，译书者也不少，但著译俱佳的不多见。创作与翻译并举，在世界文学史和民国以来的汉语文学界均有详例，一批人中佼佼在创作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向国内读者译介了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又是异域文化的介绍者。出版“双子座文丛”目的之一，就是努力在这方面进行发现和总结。双子座，取意“著译两栖，跨界中西”，丛书第一辑收入的几位诗人、作家，除了领衔的丰子恺先生文章千古，彪炳后世，其余诸公，在文学创作领域多有建树，文学翻译水平亦为译坛认可。丛书的宗旨是诗人写诗、译诗，散文家写散文、译散文，小说家写小说、译小说，角度新颖独特，为国内首创。由于篇幅所限，本丛书只收精短作品和译品。



漓江出版社中外文学出版中心

目 录

散 文

秋	003
吃瓜子	007
杨 柳	014
梧桐树	017
西湖船	020
湖畔夜饮	029
家	034
桂林初面	041
白 象	044
阿 咪	048
车厢社会	051
白 鹅	058
吃 酒	068
我的母亲	073

访梅兰芳	078
再访梅兰芳	084
学画回忆	089
视觉的粮食	101
谈自己的画	111
我译《源氏物语》	120
宴会之苦	124

译 文

【俄 国】

屠格涅夫

白净草原	137
------	-----

幽 会	162
-----	-----

树林和草原	178
-------	-----

【日 本】

德富芦花

云	187
---	-----

山 樱	189
-----	-----

石川啄木

明信片 195

足 迹 215

漫 画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013

一间茅屋负青山，老松半间我半间 025

日长耕作罢，闲步晚风前。牛背安眠好，春郊草味鲜 026

郎骑竹马来 027

入晚始维舟，黄芦古渡头。眠鸥知让客，飞过蓼花洲 028

几人相忆在江楼 03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039

车厢之一隅 053

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 061

家住夕阳江上村 062

小松植平原，他日自参天 063

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064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067

儿童相见不相识 072

关进书房耐寂寥 077

“下课？” 083

月似当年，人似当年否 092

春水满四泽	097
梁上燕，轻罗扇，好风又落桃花片	098
贫贱江头自浣纱	099
柳下相逢握手手	100
等候从四川回来的不曾见面过的爸爸	127
翠拂行人首	133
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里愁	134
好鸟枝头亦朋友	135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36
英文课	143
归 宁	155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163
贫女如花只镜知	169
无心闲看儿童戏，不是梅边即柳边	170
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	171
田翁烂醉身如舞，两个儿童策上船	172
却羡蜗牛自有家	175
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	185
村学校的音乐课	193
两小无嫌猜	205
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	206
冬日可爱	207
春光先到野人家	208
邻 人	213

山路寂，雇客少，胡琴一曲代 RADIO（收音机）	237
办公室	241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242
昨夜剪刀寻不着，晓来横在石栏杆	24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44
回忆父亲丰子恺（代后记）	丰一吟 239

散 文



秋^{*}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实际，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这情形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欢喜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给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它，享乐它，

* 本篇曾载于1929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编者注

永远留住它。”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真心地感动。以为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我准拟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行；或实行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事，换得了不快的回忆；但我总不灰心，总觉得春的可恋。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休息时间，全然不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而对于秋，尤无感觉：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

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然而情形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于春，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蕃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的祖先，个个同你一样地出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们的后尘！”

实际，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

感觉已经麻木，热情已经冷却，决不会再像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地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叹之，怜之，惜之了。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须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篇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前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

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有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然而这不过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围炉，拥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不过晓得将来须有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体感它们的滋味。须得入了秋天，炎阳逞尽了威势而渐渐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肤渐渐收缩，身穿单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触法郎绒觉得快适的时候，于是围炉，拥衾，浴日等知识方能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状态便是这对于“死”的体感。以前我的思虑真疏浅！以为春可以常在人间，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没有想到死。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义，似乎我是不会死的。直到现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复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

度送与脱出而已。犹之罹了疯狂的人，病中的颠倒迷离何足计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搁笔，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天际闪出一道电光，发出隐隐的雷声，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啊！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现象，可怕哉！

一九二九年秋日^①

① 本文篇末原未署日期。这里所署的日期是发表在《小说月报》时文末所署。——编者注

吃瓜子*

从前听人说，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

拿筷子，吹煤头纸，吃瓜子，的确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其纯熟深造，想起了可以使人吃惊。这里精通拿筷子法的人，有了一双筷，可抵刀锯叉瓢一切器具之用，爬罗剔抉，无所不精。这两根毛竹仿佛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手指的延长，或者一对取食的触手。用时好像变戏法者的一种演技，熟能生巧，巧极通神。不必说西洋了，就是我们自己看了，也可惊叹。至于精通吹煤头纸法的人，首推几位一天到晚捧水烟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的“要有火”比上帝还容易，只消向煤头纸上轻轻一吹，火便来了。他们不必出数元乃至数十元的代价去买打火机，只要有一张纸，便可临时在膝上卷起煤头纸来，向铜火炉盖的小孔内一插，拔出来一吹，火便来了。我小时候看见我们染坊店里的管账先生，有种种吹煤头纸的特技。我把煤头纸高举在他的额旁边了，他会把下唇伸出来，使风向上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胸前了，他会把上唇伸出来，使风向下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耳旁了，他会把嘴歪转来，使风向左右

* 本篇曾载于1934年5月16日《论语》第41期。——编者注